



2.

專業美術教育的訓練

臺灣大專院校的專業美術教育，肇始於 1947 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成立的勞作圖畫專修科（簡稱勞圖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前身），翌年（1948）該校增設藝術學系，同時停招勞圖科，1955 年校名改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因此梁秀中 1955 年夏天考入該校系時，其全名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1967 年，省立師範大學改隸教育部，同年藝術系更名為美術系，成為現今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由於文化大學前身的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在 1963 年方始招收第 1 屆學生，三年制專科性質的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在 1962 年才成立美術科，因此梁秀中考入師大藝術系的當時，是全臺唯一的大學院校美術科系。



【本頁圖】
1956 年，梁秀中與方偉煌戀愛時合影。

【左頁圖】
梁秀中，〈曇花〉（局部），1957，
彩墨、紙，32×25.5cm。

【右頁上圖】

1988年，林聖揚（中）等攝於巴西聖保羅雙年展會場。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頁下圖】

1973年，梁秀中與袁樞真（左）合影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臺師大藝術系的全方位學習

1955年考入臺師大藝術系而於1959年（民國48年）結業離校的這一屆，依照臺灣各級學校的慣例，稱之為「48級」。據藝評家謝里法之說法：「這一屆（指48級）我們全班共三十八位同學當中，獲得教授頭銜的顯然比起其他班更多，計算起來共有十五位之多，甚至其中也有當系主任和院長的，因而外界就把我們這班稱為『將官班』。」這十五位分別是：廖修平、王秀雄、傅申、梁秀中、何清吟、傅佑武、李焜培、王家誠、文寶樓、李元亨、蘇世雄、吳文瑤、張光遠、陳瑞康、謝里法等。這十五位所謂的「將官」，大半以上在各藝術創作領域、藝術教育以至於藝術史學等方面，多屬譽滿全國甚至知名於國際的重量級人物。

大專院校的專業美術教育，相較於民間師徒制的傳承，以及家族化門風派別而論，擁有學制和行政組織之制度化，課程目標化、結構化，學習步驟化，教授專業化、分工化等特色，為民間其他美術傳習管道之所難以相提並論。

梁秀中就讀臺師大藝術系時期之課程結構，共同必修之美術專業課程共有十四科，計74學分；此外全校共同必修科有普通課程（如國文、英文等）和教育專業課程（如教育概論、教育實習、心理學等）計55學分，合計必修共129學分，另外加上8學分的選修課程，

總計有137學分。其中共同必修74學分中的美術專業課程，以22學分的素描分量為最重，其次為國畫（12學分）、水彩畫（10學分）、油畫（6學分）、圖案（6學分）。此外，藝術概論、透視學、色彩學、藝術（美術）教材教法、美學、美術學、藝用解剖學、書法、用器畫則各為2學分。如是課程未作專長分組，樣樣都要修全，雖然對於單項材質畫類無法作更深入之專精訓練，但是就整個藝術創作生涯而論，卻也是奠定廣博基底而具觸類旁通素養之優點。而且也比較能呼應於草創初期的教師培訓目標。

梁秀中大一時期，畢業於國立杭州藝專的林聖揚（1917-1998）擔任該班之導師，素描分成兩班上課，分別由林聖揚和陳慧坤（1907-2011）老師授課。梁秀中的素描是由具有前衛精神以及民族風格（喜畫半抽象平劇題材）的林聖揚所教。林聖揚於1951年春天，與朱德群、趙春翔、李仲生、劉獅、黃榮燦等人，於臺北市中山堂舉辦「現代畫聯展」，是戰後初期臺灣最早標舉「現代」精神的前衛美術團體成員之一。水彩畫則由步驟詳明，要求學生按部就班的馬白水（1909-2003）授課。大三的人體素描和油畫，則是由先後畢業於上海新華藝專及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的袁樞真（1912-1999）任教。其畫風率真，「不重

1957年，孫多慈老師（後排左4）、林玉山老師（後排左6）帶領梁秀中（前排右3）全班學生前往霧峰故宮博物院參觀。



形似而以神取勝」善於以美術教育家的觀點和心態，以啟發式教學讓學生心領神會（王哲雄語）。大四油畫則由擁有「色彩魔術師」之譽的廖繼春老師（1902-1976）指導。上述的西畫訓練，對長久以來生活成長於以速寫、素描和水彩馳名畫壇的梁中銘家庭的梁秀中而言，經過這群具有各自不同背景、畫風，以及創作、教學理念的師資指導之後，其視野更大為拓展，也因而奠定更為寬廣的西畫根柢。

除了在觀念之引導面深具意義之外，對於媒材、技法的學習和淬鍊，其意義自不在話下。從梁秀中1959年畢業前所畫的油畫作品〈小貓與小鳥〉，可以看出其內化外光派、野獸派和水墨畫之意趣的獨特畫風之學習成果展現。此外，另有一張四開大的〈師大圖書館〉畫風奠基於馬白水畫法，但近景兩棵樹之畫法，更融入了水墨畫意趣，畫風簡練明快而大方。畫面中紀錄了當年臺灣師大圖書館之樣貌，包含點景的三輪

【左圖】
梁秀中唸師大藝術系時期的人體素描作品。

【右圖】
梁秀中，〈小貓與小鳥〉，
1959，油彩、布，
89.5×71.5cm。



梁秀中，〈師大圖書館〉，
1959，水彩，71.5×89.5cm。

車亦然。從〈小貓與小鳥〉和〈師大圖書館〉這兩件作品，見證梁秀中在大學時期的西畫創作能量仍是不容小覷。

大一國畫（水墨）課由金勤伯（1910-1998）授課，金勤伯是20世紀初北京院派畫名家金城（字拱北，號北樓，1878-1926）之侄兒，早年深得大伯父金城以及三姑母金章（1884-1939）之真傳，復入故宮「古物陳列所」及大收藏家龐元濟家中臨摹古畫，被譽為1949前後渡臺院體工筆花鳥最具代表性名家。實際上他於花鳥、人物和山水畫兼能，教學內容也涵蓋各類題材。基本上提供一批工筆花鳥、人物、山水畫稿，讓學生自行挑選一張借回臨仿為主，沒有固定進度，課堂上則隨機進行示範指導。當時梁秀中特別喜歡其仕女畫，因此常在金老師所提供的畫稿中，挑選優雅的古裝仕女畫稿帶回家臨習。由於她特別用功而且作品質優的緣故，金老師還允許梁秀中於課外時間，再到家中借人物畫稿回家



【左圖】
梁秀中，〈三仕女〉（習作），
1955，彩墨、紙，
29.5×27.5cm。



【右圖】
梁秀中，〈攬鏡〉（習作），
1956，彩墨、紙，
23.5×23.5cm。

臨仿、研究。因此，大一時期的水墨畫，她以古裝仕女畫的研習最有心得。

大二的國畫課則由畢業於北平國立藝專，又入故宮「古物陳列所」臨習的女畫家吳詠香（1913-1970）講授，其造詣甚高，是戰後初期渡臺女性國畫家極為傑出者之一。其授課以北宗山水、沒骨花卉和工筆仕女畫為其主要內容。當年臺師大藝術系術科教學一向分為兩班上課，梁秀中這組國畫課由吳詠香授課，另一組則是由本省籍前輩東洋畫名家林玉山所講授。梁秀中曾於1996年在一篇〈一位備受大家尊崇的老師〉的文章中提到：

在師大求學四年中，因為分班上課，大二時我是上吳詠香老師那一班的課，隔壁一班就是林玉山老師在授課，那時林老師喜歡教畫麻雀，他認為麻雀雖不易畫卻宜於配畫，幾乎四季花卉樹木都能配合。升大三時，吳、林二師原本兩班對換教學，林師在上我們課時，還特地在我的座位上示範一隻喜鵲給我看，可惜第二次上課時，詎因吳老師喜歡教原來的班，所以又換回去了。因此在師大我真正被林老師教過的僅一堂課而已，只是我畢業後留任助教時，卻能追隨林老師身邊，看老師教課多年，得益非淺。

據與梁秀中同班的謝里法在其《我所看到的上一代》一書中，〈林玉山：永遠的少年人〉一文中所述，當年正統國畫之爭的時代氛圍中，多數外省同學認為中國畫要由外省畫家指導才算是正宗，出身於北平國立藝專的吳詠香，加上說話一口京片子，其正統地位毫無疑義。按理說，同一門課經過一年的學習之後，兩組教師對換教學，的確有助於學生接受不同觀念、畫風的指導，而具有拓展視野之意義。所謂：「吳師喜歡教原班級，所以又換回去了。」之說法，或許基於拗不過原班學生的請求所致。這一方面顯現出林玉山個性寬厚謙和之氣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當年藝術系上這種對換教學的慣例，未能明文落實之情形。

由於多數老師都知道梁秀中是梁中銘的女公子，因而她在臺師大藝術系求學時期，深怕丟梁家的臉而背負著沉重的壓力。最初有些老師以為梁父平時在家裡會指導女兒，而梁父中銘則認為反正系內老師都會教，結果都得不到深入的指導。有鑑於此，梁秀中遂改變策略，上課時積極想辦法擠到老師身邊，把握機會隨時提問請教，結果效果甚佳而收穫豐碩，尤其因而與吳詠香老師的師生情誼更加濃厚，且深受啟發。



後排左起：梁秀中、林玉山、
張德文與學生合影於師大美術
系的教室長廊。



1978年，梁中銘、梁秀中父
女與黃君璧(中)合影於展場。

大四國畫由系主任黃君璧（1898-1991）親自講授，在渡臺以前即以山水畫馳名畫壇的黃君璧，授課以指導山水畫為主，黃老師教學常在教室內站在黑板旁揮毫示範，作畫時往往將兩張紙重疊釘在板上，上層紙畫成之後，隨即就用襯底的那一張，依墨瀋漬痕形勢，再略作補筆點染，瞬間又發展成為另一幅雪景山水或雪竹，這種即興表演示範的功力，往往令學生欽羨不已。雖然早期黃君璧教山水畫，以示範臨仿進而要求學生自己布局造境居多，但有時也會要求學生繳交幾種樹的鉛筆寫生稿，然後會挑選其中較有特色的幾棵，示範納入畫中，發展成一幅完整的山水畫，用以啟發學生如何將傳統筆墨與實景寫生相互結合。梁秀中於2012年8月接受黃姿尹進行《梁秀中生命史及其畫藝之研究》碩士論文訪問時曾憶及：

有次他（指黃君璧）讓每個學生上課交五張不同類樹的畫作，有的人很偷懶就拿芥子園（畫譜）勾勾勾，黃老師一看說：「這是芥子園！」有的人就會到外面畫一些（寫生），黃老師會說：「這張大樹不錯！」

溥心畬贈梁秀中的字畫。



因此，黃君璧老師除了重視臨仿奠基之外，也鼓勵學生到戶外觀察寫生，其畫風影響早年臺師大藝術系很大。日後梁秀中有些大場景人物群像的山水背景，仍然可以看到黃君璧畫風的影響。

有詩、書、畫三絕之稱的舊王孫溥心畬（1896-1963），在渡臺以前名氣就很大，於大四講授國畫課時，卻很少教畫，反而經常講詩詞、文字學以至天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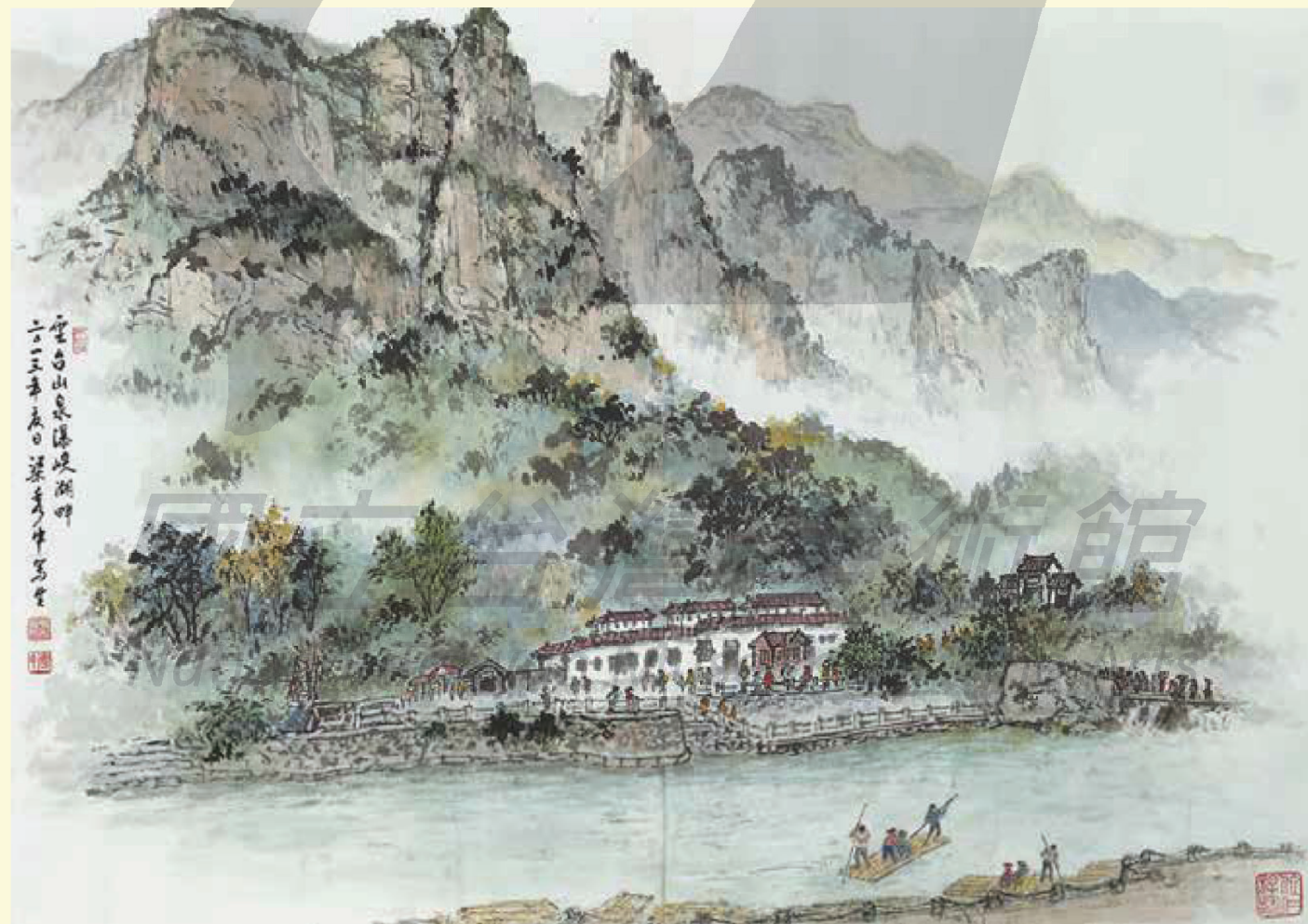
【 梁秀中的山水畫 】



梁秀中，〈人眾花裡遊春（一）〉，2019，彩墨、宣紙，92×104cm。



梁秀中，〈杉林溪松瀧岩瀑布〉，2011，彩墨、紙，35×44cm。



梁秀中，〈雲臺山泉瀑峽湖畔〉，2013，彩墨、紙，45×63cm。



梁秀中·〈快樂童年〉·1992·
彩墨、紙·94.5×89.5cm。

地北無所不談。不過興致一來，經常隨手以毛筆寫流麗丰采的行書送給學生，但是都未鈐印。其詩、書、畫水乳交融，文學感、書卷味自然流露，讓學生們見識到一種典型文人畫大家之風範。

值得一提的是，擔任用器畫、藝術教材教法、透視學、色彩學以至於教學實習等課程的莫大元（1891-1981），大多數藝術系前後屆的同學，多覺得其所教之課程較為枯燥乏味，且個性又比較嚴肅。但是在梁秀中心目中，卻敬佩他的認真、嚴謹之敬業精神。他發現莫老師除了課業要求嚴謹不苟之外，每次帶領學生到校外參觀時，對於各種細節，尤其是學生的安全方面，毫不馬虎。如訂交通車，都會親自檢查車齡、車況以至於司機的年齡等層面。能夠獨具慧眼的發現莫老師的這些優點，

也說明梁秀中擁有適合於擔任行政主管的潛質。雖然擔任過首任勞圖科、藝術系主任（任期1947.8-1949.7）的莫大元，以及繼任的黃君璧，都會提醒同學們將來主要是當老師，而不是做畫家。然而系內的大多數同學，在就學期間，心中仍以成為傑出畫家為其主要的追求目標。

校外的師徒傳習

除了大二和大三上吳詠香老師的國畫課之外，這段時期梁秀中也常利用星期假日以至於寒暑假到吳詠香老師的「鷗波館」入門學畫，可以算是鷗波館的入室弟子。

由於梁秀中悟性高、用功勤，聰穎有禮且能善加保護老師之畫稿（當年還沒有流行用塑膠套來保護畫稿，因而每當國畫老師借畫稿給學生臨仿，收回之後，常發現因學生不小心而沾染到墨漬、顏料等弄髒之情形。是以比較合意的畫稿，相當於正式小品畫，作者通常就不太願意出借），當時吳詠香老師不但能不吝借給她拿手的工筆仕女優質畫稿，甚至可以一次出借兩張讓她帶回家臨仿研習，顯見她在吳老師心目中所占分量之重。也由於如此的緣故，梁秀中能深得吳詠香之真傳，其大學期間以至於畢業後初期之畫作，常帶有相當濃郁的吳詠香優雅的畫風氣息，尤其山水畫和沒骨花卉受到的影響特深。

梁秀中·〈桐蔭仕女〉·1957·
彩墨、絹·59.5×29.5cm。





梁秀中大學時與父親一同研究畫藝。

或許覺得互補性的需要，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期間，在父親的推薦下，梁秀中又跟隨寫意花鳥畫名家邵幼軒（1918-2009）學畫。邵幼軒是民初北平名畫家邵逸軒（1885-1954）的女公子，幼承家學，其後畢業於北平國立藝專，同時又是張大千（1899-1983）的入室弟子，其花鳥畫雋爽俐落而筆墨色彩均極為優質，尤其所畫牡丹花更為藝壇所重，與吳詠香同為渡臺初期極為傑出的女畫家。梁父中銘之希望梁秀中從邵幼軒學習，固然一方面基於當時邵幼軒與其同在政戰學校藝術系任教的同事之誼，另方面更為主要的是考量其畫風對於金勤伯的工筆，以及吳詠香的工筆仕女和沒骨花鳥畫風，有互補作用。期許女兒藉以拓展畫路，達到收放自如之境地。

梁秀中·〈花鳥〉，1958，
彩墨、紙，26×33cm。



梁秀中1959年夏天畢業製作的花鳥畫作品〈家園逸趣〉，雋爽俐落的小寫意畫風，與邵幼軒畫風頗有相近之意趣。此外籬架上俯視之公雞，其巧妙的用粉技巧，以及尾羽的靈巧飄逸，似乎又摻入了抗戰年間以畫鴿聞名的張書旂（1900-1957）之影響，顯見她不受限於師學和家學之廣泛涉獵的用心。

身為梁氏三傑家族成員的梁秀中，家裡自然不乏可供參考之藝術圖書資料，由於當年臺師大圖書館的藝術藏書有限，為了觀摩更多的名家作品，除了參觀省展，以及中山堂舉辦之名家畫展之外，她也經常省下公費錢而常到衡陽街的三省堂及重慶南路的東方書店翻閱、選購日文版的小畫冊，用以增廣見聞。

梁秀中·〈家園逸趣〉（畢業製作），1959，
彩墨、紙，102×46.5cm。



學業、感情皆圓滿

長久以來「戀愛學分」常被認為是大學必修課程，尤其在九年國教施行（1968）以前，從國校（小）升學初中（即今日的國中），初中升學高中，以至於高中畢業之參加大學招生，都是競爭激烈的考驗。直到進入大學以後，才驟然鬆弛多年以來課業之高壓，而且正好也開始邁入成年之齡，因而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常被多數人認為是男女交友的最佳時期。

然而端莊清秀的梁秀中的大學生涯，並沒有如同小說浪漫色彩的愛情故事。在1946年抗戰勝利之初，梁秀中隨著家人從成都搬回上海與祖母同住，大家族的孩子們經常玩在一起，年紀較長的表哥方偉煌常帶著大夥兒出遊，其成熟、懂事、熱心和風趣，讓少女時期的梁秀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國民政府遷臺之際，偉煌表哥也隨著家人一同來臺。在梁秀中讀高三大考將屆的緊繃時期，表哥格外殷勤照顧，當時母親顧慮學校蒸便當之電力普遍不足，因而特地學騎腳踏車，每天中午親自送熱騰騰的便當到校給她，熱心的表哥往往會在便當裡多加些她喜歡的菜；有時需要一大早趕赴學校或是偶爾在放學時間點，如時間許可，表哥常會溫馨接送。這種近水樓臺的互動，在她考進大學以後更是迅速增溫。

為了消除表哥的顧慮，善解人意的梁秀中遂在家人的祝福下，與表哥商定在大一寒假先舉行訂婚儀式，並於1956年2月12日（農曆過年）在《中央日報》上登載了兩人訂婚啟事。到了1959年6月27日，

1956年，梁秀中與方偉煌戀愛時合影。



也是梁秀中大學畢業典禮過後一個星期，兩人正式舉行結婚典禮。也由於如是的緣故，正好能讓梁秀中的大學時期心無旁騖地專注於課業。

由於從小以來受到母親以傳統女子教育的方式教導夫妻相處之道，以及父親平時常提到「家和萬事興」的道理，雖然日後梁秀中在大學教職順利升等為教授，並曾擔任過系主任、所長、院長等行政兼職，繪畫創作成就不斷提升等，然而她不管如何的忙碌，回到家始終馬上轉換角色，當個溫柔、顧家的賢妻良母。從商的先生對於妻子職業上的順利與成就之卓越，甚至超過了自己，則常自我解嘲為「柴契爾夫人的先生」，而頗能體諒太太工作之繁重，樂意多擔負家庭照顧之家務，以及妻子面臨工作瓶頸時的諮詢者與傾訴者的角色，夫妻伉儷情深，可見一斑。

【左圖】
1956年，梁秀中與方偉煌訂婚照。

【右圖】
1959年，梁秀中與方偉煌結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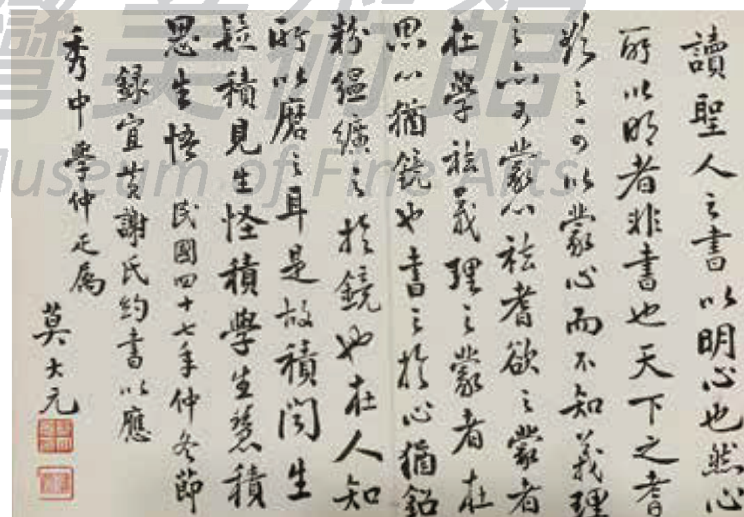




1986年，梁秀中(右)與黃君璧合影。

1955年教育部設置「中華文藝獎」，分成文學、美術、音樂、舞蹈、戲劇五大類，臺師大藝術系主任黃君璧榮獲第1屆中華文藝獎的美術獎章，1956年3月18日在臺北市國立藝術館由張其昀部長親頒獎章，以及新臺幣兩萬元之獎金。受獎後黃君璧毫不猶疑地將這筆獎金捐給藝術系當作獎學金之用，定名為「黃君璧獎學金」(據版畫家陳國展所憶，他於1956年8月初任國校教師時之月薪為四百五十元，如依此換算成今日的新臺幣值，當年兩萬元的獎金，接近於今日的兩百萬左右)。大三時期，梁秀中以前一個學年學科和術科都拿到第一名的佳績，榮獲三百元的黃君璧獎學金，獲得此高度肯定的殊榮，對一向用功的她，更加產生增強的作用。

當年梁秀中運用這三百元的獎學金去裱畫店做了一本冊頁，請溥心畬、黃君璧、林玉山、金勤伯、吳詠香、邵幼軒甚至校外的張穀年、傅狷夫、程芥子等師長和名家們，在冊頁



【左圖】梁秀中珍藏至今的冊頁，收錄了師長們的詩畫墨寶。

【右圖】1959年，梁秀中師大畢業照。

中留下書畫墨寶，見證自己與師長們的深厚情誼。這本冊頁中頗多精品，被她視為傳家之寶，珍藏至今仍保存良好。

在如此良性循環之下，讓梁秀中更加努力，大學四年品學兼優，因而大四結業之際，被系上留任為實習助教。當年一般大專院校留任舊制助教，其基本條件在慣例上通常必須在學總成績前三名，而且待人處事方面還要深受系主任和系上老師的肯定，梁秀中以品學兼優被系上留任為實習助教之際，同時也順利完成終身大事，可以說學業、感情皆圓滿的雙喜臨門，為其四年的大學生活畫下了完美句點。

【左頁左圖】吳詠香於梁秀中冊頁上所繪贈之圖，28.5×37.5cm。

【左頁右圖】莫大元於梁秀中冊頁上所題贈之書法，28.5×37.5cm。

【左下圖】林玉山於梁秀中冊頁上所繪贈之圖，28.5×37.5cm。

【右下圖】黃君璧於梁秀中冊頁上所繪贈之圖，28.5×37.5cm。

